



(一)

母亲天没亮就在院子的地里忙了，尽管前一晚邱月跟她说，我们这次是去看病，不用带菜。可邱月一早下楼，车旁还是放了一堆的菜。邱月摇摇头说，妈，这怎么放得下啊。父亲笑呵呵地说，没问题，你妈自有办法。

父亲说的“没问题”，是过去的许多年里，母亲经常说的话。那段漫长的时光里，母亲几乎每天跑到上海卖菜，那时父亲在上海的厂里上班。天没亮，母亲就要在菜地里忙。当天采摘的蔬菜当天卖，这样才能保证新鲜。母亲还坚持不打农药，这些菜不仅是卖给别人，自己也要吃。不打农药的菜，大家都抢着买呢！母亲还有几分得意地感叹。

通常，在母亲将蔬菜收拾得差不多时，天还没亮透。十来岁的邱月也起床了，想去菜地里帮忙，被母亲一口拒绝，你照顾好妹妹，把自己的学习搞好。邱月懵懂地点头。那时院子里是泥地，还没有后来的水泥地。房子也还只是两间逼仄的平房，不是现在宽敞的两层小楼。邱月惊讶地盯着两只硕大的尼龙袋，哪里装得下那么多蔬菜？

母亲笑笑说，没问题。她像个神奇的魔术师一般，将蔬菜整整齐齐地放进尼龙袋，再拉上拉链。邱月又好奇地问，沉吗？母亲说，你试试？邱月一手拎一只尼龙袋，一动不动，两只手去拎，尼龙袋还是一动不动。母亲笑着说，我要去赶首班公交车了，你照顾好妹妹。说完，母亲一手拎起一只尼龙袋，像压根儿没用力。邱月不可思议地看

着母亲远去，呆呆地看了好一会儿。

一晃就过了许多年。后来，父亲退休回家，母亲也不用再卖菜了。闲下来的日子，母亲相当不习惯。知道母亲心疼钱，邱月和妹妹就说每个月给她贴补一些，可母亲坚决不要。怕母亲累着，两个女儿交代退休在家的父亲，一定要看住母亲。父亲答应，你们放心吧。因为常年不在家，父亲对母亲有非常大的愧疚，这种愧疚演化成了对母亲的无条件听从。母亲说，我还想卖菜，你不会阻止我吧？父亲说，我……母亲打断父亲的话，那你和我一起吧，万一我磕了碰了，碰了，你正好照顾我。父亲于是便成了母亲卖菜的帮手。

几个月之后，邱月开车到家，大门紧闭。打母亲电话，没人接，打父亲电话，隐约听见有人问菜价。这就明白了，难怪地上还有一堆来不及收拾的黄叶和泥土。

(二)

到上海的大医院差不多上午9点了。妹妹等在电梯口，迎候从车库上来的家人。母亲不无担心地嘀咕，蔬菜放在车里，不会闷坏吧？又走几步，母亲说，我的胃不痛了，不看病了吧。邱月不理母亲。

母亲的胃痛，已经有段时间了。有几次母亲痛得厉害，父亲说，我让女儿们回来，送你去医院。母亲都说，这么麻烦干什么，我喝点热水就好了。有个晚上，母亲痛得实在受不了，父亲赶紧给邱月两姐妹打电话。邱月说，我马上回来。

在一片浓浓的夜色中匆忙赶回的邱月，将母亲送去老家医院的急诊部。路上，母亲似乎没那么痛了，说，好了好了，我肯定没事了。邱月说，你必须跟我去医院。父女俩像押犯人一样，把母亲送进了医院。

检查后，那个年长的男医生说，建议你们还是去上海复查。邱月看着窗外将亮未亮的天空，心一下子揪了起来。

终于轮到了母亲。这个叫孙艳梅的女医生还是专家，头衔一大把：博士生导师、教授、脾胃病重点专科带头人等，挂号费挺贵。当然，这不能让母亲知道，不然她更要吵着回家了。邱月向孙医生简单说了母亲的情况，母亲的普通话不标准。邱月讲话的时候，父亲在旁搀扶着母亲。专家听完邱月的叙述，看了一眼母亲，说，做个检查吧。

排队做检查的人很多，这相对密闭的空间，母亲很快不舒服了。邱月对妹妹说，你带爸妈找个窗口的地方透气吧。妹妹说，姐，你陪爸妈去吧，我在这里等。

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邱月觉得妹妹越来越知道体谅爸妈，也体谅自己了。这次昂贵的专家挂号费和检查费，本来按照邱月的意思是由自己出，因为邱月知道妹妹手头不宽裕。可妹妹说，我也是爸妈的女儿，也该让我尽点孝心。邱月比妹妹大4岁，小时候姐妹俩关系并不好，原因多是妹妹喜欢凡事多占，主动挑起事端，结果总是邱月像老鹰似的把小鸡一样的妹妹摁倒在地。母亲每次都骂邱月，你做姐姐的不能让着妹妹吗？

妹妹便装作有多大委屈一样号啕大哭。后来邱月也想明白了，妹妹小，做姐姐的让着妹妹也应该。邱月对妹妹说，快排到时你打我电话。她拍了拍妹妹的手。

复诊，专家看了报告，沉吟几秒。邱月明白她的意思，说，孙医生，没什么问题吧？医生说，还有个报告没出来，明天你再来一趟吧。邱月的心又一次揪了起来，她看出了专家眼中的凝重。

(三)

已经下午了，午饭是在医院对面的一家馄饨店解决的。邱月说，晚上我订个餐馆，全家人吃个饭。邱月说的全家人，包括侯海生。侯海生是邱月的老公。母亲没吭声，父亲自然也没吭声。走出医院大门，明晃晃的阳光照在脸上，3月初乍暖还寒，哪怕出太阳，时不时还蹿出冷飕飕的风。母亲拢了拢外套。邱月说，爸妈，今晚住我家吧，被子都晒了。母亲说，还是住你妹妹那里吧。气氛稍显紧张。妹妹想了想说，姐，让爸妈住我家吧。妹妹邱丽家是小两房，在5楼，房子前几年买下后，因为手头紧，一直没装修，房间里很破旧。去年父母来上海住过几天，母亲没说什么，父亲私下里和邱月说，住处的环境还不如回乡下呢。邱月住一栋两层小别墅，是侯海生三年前买的，房间多，又是精装修，看着就舒坦。

母亲不愿挑条件好的邱月家住，是因为侯海生。侯海生家里穷，当年他妈妈卧床好几年，家里的钱都花在治病上了。所以侯海生哪怕成绩好，初中毕业还是选择了中专，早早地参加了工作。大学毕业的邱月喜欢侯海生，也认准了他，但母亲不同意，甚至冲到侯海生家，对着床上的侯海生妈妈说，让你儿子趁早和我女儿分手，我不会让你嫁给你儿子，别痴心妄想癞蛤蟆吃天鹅肉，死了这条心……

侯海生妈妈当时就气得昏了过去。邱月怎么也不敢相信，母亲会做出这样的举动。母亲还怒气冲冲地对着邱月大喊，如果你嫁给侯海生，我们就断绝母女关系。邱月看中的是侯海生这个人，有孝心、坚强、勇敢，还有头脑，对她也非常好。侯海生并没有因为邱月母亲责骂他的妈妈而怪罪邱

月，说，可怜天下父母心，如果我是你母亲，可能也会这么做，你确实也应该冷静考虑一下，是否愿意和我在一起。邱月铁了心地说，我这辈子非你侯海生不嫁。后来还是父亲偷出来家里的户口本，邱月和侯海生才顺利领证。

因为这，邱月和家里断绝了往来一年多。不想多年后，昔日穷困的侯海生开公司做老板，事业越发成功，买车、又买别墅，让邱月过上了衣食无忧的生活。反而是母亲亲自给邱丽选的老公，事业一直没有起色，两家凑钱才勉强在上海买了房，日子过得紧巴巴。

车子停在了妹妹家的楼门口，邱月又说，妈，要不晚上还是一起吃个饭吧。母亲说，以后再说。那些车上带的菜，邱月多半给了妹妹。

合家欢

崔立



第二天，邱月到医院时，妹妹已经到了。邱月问，爸妈昨晚在你那儿还好吗？妹妹说，挺好的，早就睡了。邱月说，张宁说什么吧？妹妹说，他出差了，不在家。邱月“哦”了一声，总觉得有几分奇怪，出差本来是很寻常的事，可妹妹的口吻……也许是自己太过敏感了吧。

孙医生看到她们，递上一张新的报告：胃癌晚期。邱月的身子晃了晃，差点瘫软下来。妹妹扶住了她，又唤了声，姐。邱月脸上淌满了泪水，看了眼同样淌满了泪水的妹妹，努力支撑着让自己站直，可腿脚和手仍有一丝颤抖。邱月镇定了一下，低声说，孙医生，您看接下去应该怎么配合？孙医生朝邱月宽慰地点点头，说，不用有这么大的心理压力，让病人配合治疗，十年二十年都是有可能的。邱月说，谢谢您。她难以想象，有一天她会失去母亲，哪怕当年母亲阻挠她和侯海生结婚，她也从没怪过、恨过母亲，母亲太不容易，为这个家付出了太多。

走出医院，妹妹跟在邱月身边，两个人没有目的，也没有方向，一直往前走。不知道走了多久，刚好有一家咖啡店，妹妹拉住邱月的手，说，姐姐，我们进去坐一会儿吧。邱月点点头。推门进去，咖啡店里的人不多。妹妹给邱月点了一杯甜度比较高的焦糖玛奇朵。邱月接过妹妹递来的咖啡，尝了一口，颓丧的表情稍有缓解，像是想起来什么似的说，爸妈一定还在家里等消息，赶紧回去吧。妹妹轻轻拉了下邱月的手，像小时候邱月主动拉妹妹的手一样，说，姐，别着急，咱们先商量一下吧。邱月说，对对，我们应该先商量。

两个人对视着，短暂的沉默，总觉得有些话说出来重若千斤。还是妹妹先开了口，咱们说服爸，让他配合我们，和妈说是胃肠道出了问题，要住院治疗，也让爸帮我们盯住妈，像她那样聪明的，很容易猜到什么。邱月点点头，这么多年，母亲还真不是那种能被轻易哄骗的人。妹妹又说了句，姐，还有一件事我不瞒你了，我和张宁准备离婚了，他失业好几个月了，是他自己提出来的。邱月愣了一下，想问，怎么好端端的就要离婚了呢？那刚上小学的女儿欢欢跟谁呢？还没等邱月问出口，妹妹又说，姐，不说这个了，咱们先顾好妈的事儿吧。

(四)

母亲住院，比想象中的顺利。在妹妹家，邱月按和妹妹商量好的跟母亲说了她的病情，母亲像耳朵不好似的听了三遍，松了口气般地笑了，说，我说没大问题吧，你们还偏要我来。邱月说，医生还是说让你住院，配合好后面的治疗。母亲说，这个我理解，大病没有，小病肯定有，不然我怎么会胃痛不止呢。又说，这个治好，以后胃也不会痛了。邱月抬头看了眼妹妹住的房间，因为楼与楼的间距太窄，若不是开灯，肯定是一片昏暗。这发黄的墙体、老式家具，空调外壳也旧了，邱月的心头涌上一丝酸楚。

三人间的病房，母亲住靠窗的床。刚把病号服穿好，母亲便起身要去打开水。邱月拦住她说，妈，我去打吧。母亲说，我习惯了干活，不让我动一下我浑身难受。两个人争执不下时，父亲说，你们不要争了，我去打吧。母亲居然爽快地同意了，还说，这么多年，你爸是酱油瓶倒了也懒得去扶一下，是得让他干点活儿了。

妹妹从病房外匆匆进来，母亲说，张宁什么时候出差回来啊？妹妹说，还有几天吧。又想起什么，母亲说，什么时候让我见见小凯，我想小外孙了。小凯是侯海生和邱月的儿子，叫侯凯，马上要中考了，天天作业都做不完。邱月说，我和医生打个招呼，晚上你和爸住我那儿吧，正好见见小凯。没关系，那再找机会吧，母亲说。母亲似乎还没能跨过心头的那道坎儿。阳光透过玻璃窗徐徐地照在母亲脸上，病房里的窗子只能打开少许，进不来太多的风，却无法阻止阳光的照耀。

邻床的家属走进来，是对年轻情侣。小伙子很帅气，姑娘也漂亮。姑娘白皙的手挽在小伙子的臂弯间，年轻真好啊。小伙子唤，外婆，我们来了。闭目熟睡的白发老太太立时醒来，赶紧坐起，笑说，我外孙和外孙媳妇来啦，真好！姑娘脸红了一大片，低声叫，外婆。老太太响亮地回，哎！

姑娘白皙的手，握住了老太太满是皱纹的手。老太太说，我外孙真有眼光……这时又进来一个中年女人，小伙子叫，妈。姑娘也叫，阿姨。中年女人喜笑颜开地说，晓依来啦，你和晓晓多陪外婆说说话。老太太想起什么，说，包个红包，给外孙媳妇的见面礼。姑娘赶紧说，不要不要，外婆。中年女人笑着掏出红包，说，早给你准备好了。姑娘推托着，小伙子忙说，外婆给你拿着吧，谁让外婆稀罕你呢……

母亲充分发挥她多年卖菜的交际能力，很快便与病友和医生、护士打成了一片。母亲告诉邱月，邻床老太太给红包的外孙，是她女儿的独生子，从小是她带大的，所以和她特别亲。她还有两个儿子，来得少。有个儿媳对她不错，隔天来一趟，还有个儿媳关系不好，不过最好的还是女儿，天天陪着她，女儿总和她说只有你一个妈，多陪陪你不好吗？老太太说，羡慕我有两个女儿，每天都来陪我。门口床的女人，比我大3岁，看起來比我老了许多吧？她从安徽来上海看病的，家里不宽裕，是她老公借钱带她来看的，养了3个儿子，都娶了媳妇忘了娘，说没钱。枉他们老夫妻俩这些年累死累活地拼命赚钱拉扯他们长大，又出钱给他们娶媳妇……说到这，母亲竟然也感同身受似的扼腕叹息，眼圈红红的。

母亲还讲到隔壁再隔壁的病房，住了一个老乡。老乡在另一个镇，居然说跟咱们家沾亲带故，这世界是真小……还说到了那个天天心情很好的年轻护士，上班才一年多，别看她天天很开心的样子，第一个晚上值夜班还哭鼻子呢……

坐在床沿上，邱月静静地听母亲讲着，不经意地看向母亲的鬓发间，似乎多了些斑白。母亲觉察到邱月的神色，笑说，早就有白头发了，在家里染过，能看出来吗？邱月点点头，再看母亲的脸也憔悴了许多，不像刚来时尽管疲累，但精神气还挺足的。邱月触碰到了母亲的手，凉凉的，印象中，母亲的手总是暖暖的，像永远都有使不完的力气。

父亲打热水回来，说，喝杯热水吗？母亲说，给咱女儿也倒一杯。又说，杯子你再去洗一下。父亲点点头。昨天姑妈他们来，母亲也让孩子去洗杯子。在家里，母亲从来都是拿起杯子就喝水，不管是谁用过的，这是母亲住院后显著的变化。母亲忽然拉住邱月的手，令邱月有些惊讶。母亲压低声音说，你爸不知道我得的是什么病吧？邱月说，妈，您是胃溃疡啊。母亲幽幽地说，你还瞒我，我自己的身体我能不清楚吗？又说，虽然我一直在说你爸，那都是说说的，他这些年不容易，我是知道的，他一个人在厂里，赚的钱都寄给家里，舍不得吃穿，退休后也没过上几天安生日子……听到了父亲由远及近的脚步声，母亲马上不说了，还朝邱月眨了眨眼睛。邱月心头猛地泛起一丝苦涩。

(五)

医院的走廊里，邱月问妹妹，张宁有外遇吗？

没有。就是因为失业。那离婚，你都想明白了？想明白了，姐。

那你想过没有，欢欢怎么办？还有你自己，又有什么打算？

姐，我想回老家了。我顾不上那么多了，马上房贷的钱还不出，你说让我怎么办？我都想到了，把房子卖了，钱该怎么分就怎么分。至于欢欢，我带她回老家，老家一样也可以学习，我们不都是老家考出来的吗？

贷款的事你不用担心，我和你姐夫商量过了，晚点我转点钱给你。

不用，姐，你救得了我们一时，救不了一世呀。想起了什么，邱月说，那张宁最近住哪儿呢？他以前同事的家里。

让他住我家吧，最近我大半时间都在医院，刚好让他陪你姐夫说话，兴许你姐夫有办法呢。

不用这么麻烦吧，姐。

听我的，我让你姐夫联系张宁，咱们都是一家人。

(六)

母亲是在一个晚饭前突然离开医院的。妹妹去打开水，人特别多，回到病房时，没看见母亲，还以为在卫生间。等了一会儿，妹妹敲卫生间的门，里面没人。妹妹又去别的地方找，都没有母亲。慌了的妹妹急忙给姐姐打电话。邱月说，你先别告诉我，我马上过来。

路上，邱月很快想到了昨天过世的邻床老太太。老太太的病情一直很稳定，前两天，外孙和女朋友又来看她，她还拉着姑娘的手说，不仅要看着你们结婚，还要看着你们生娃。说得姑娘脸又红了。估计是老太太的离开影响到了母亲。平时老太太和母亲很谈得来。病人总是很敏感，自己怎么一点儿这方面的警惕意识都没有呢？

见到邱月，妹妹一脸愧疚。邱月说，不怪你，咱妈要能想出千百个办法，别急。她抬头看了一眼天空，说，我大概知道咱妈去哪儿了。

车子在两小时后停在了老家的院子里，屋里黑着。邱月把车熄了火，掩在一片黑暗中的车，若不是特别注意，还真看不出来。从打开的车窗缝儿能听见外面的各种虫鸣声，似乎回到了小时候。妹妹想问邱月，为什么这么确定母亲会回家，万一母亲没回家，错过了寻找母亲最好的时机，要是出了别的状况可怎么办？妹妹看到夜影中的邱月在默默发呆。这段日子，邱月无疑是最近的人，既要烦心母亲生病的各种琐事，也要照顾父亲和家里。妹妹轻轻握住邱月的手，这一刻，妹妹信任邱月，邱月说什么她都无条件地相信和支持。

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妹妹差点就睡着了，忽然听见一阵窸窸窣窣的脚步声。妹妹直起身，想说是母亲？邱月朝妹妹做了个噤声的手势。那个黑影走到门口，掏出钥匙刚插进锁，就听到了身后的脚步声，妈。

邱月从后排拿了条被子，轻轻盖在母亲身上。邱月说，妈这些年太不容易了。父亲说，小月，有件事我一直没和你说，其实家里的户口本，当年是你妈让我拿给你的，如果她真要藏，谁都找不到的。

爸……邱月惊讶得双眼瞪得大大的，看向睡得正香的母亲。

母亲回过头，看到了黑夜中的两个女儿，说，哦哦，我回来看看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声音低低的，像个犯了错的孩子。

(七)

这一夜，娘仨躺在家里的一张床上。外面如水般柔美的月色，倾泻进了房间。

母亲看着邱月，说，这些年你一定怨我吧？我不让你和海生在一起，都是你的错，海生是个好孩子，我看他偷偷来过几次医院，去找孙医生，和她商量用最好的药给我治病，还问大夫有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……你妈我人糊涂，但并不傻……不去和你们一起吃饭，不是我不愿意意见海生，是我不好意思见他……难得他还挂念我的病情……我后悔不该对他妈妈说那些伤人的话……

邱月说，妈，都过去了，咱们是一家人啊。母亲又看向妹妹，说，你真要和张宁离婚吗？你姐和你说的话我都听到了。你姐说得对，你再好好考虑一下。你爸在上海那么多年，我也好几次想要离婚，一个女人拉扯两个孩子，还要照顾家，真的太难了。所以你爸每次一回来，就一直在干活。像你姐说的，贷款还不起不要紧，有你姐、你姐夫，还有我和你爸，张宁的爸妈吧？没什么过不去的坎儿，天塌不下来，不要老想着离婚，这是丧气话。还有，你以为我真想和你爸离婚呀，怎么可能，你爸在上海厂子里上班，多少人眼红着呢，我可把结婚证藏得好好地。

母亲讲了一会儿，突然停下来。三个人谁也没有说话，又都知道应该说些什么。过了好一会儿，母亲说，我不会再逃走了，你们放心吧。我就是想家了，比任何时候都想回来看看……

(八)

餐馆是邱月订的，干净又实惠的一家，符合母亲不铺张、不浪费的原则。

侯海生咨询了医生，母亲可以吃的菜，已经提前点好。邱月带着父亲、母亲一起来的，侯海生、张宁、邱丽，还有两个孩子都早早到了。他们刚走进名唤“春雨”的小包间，两个孩子叫“外公”、“外婆”的甜甜声音马上响起，“乖”，母亲脸上乐开了花，没什么比见到自己外孙辈更高兴的事了。大圆桌留了两个中间位，父亲和母亲坐了上去。场面稍显拘谨，侯海生端坐在一侧，脸上带着微笑。

海生，今天是我们第一次吃饭吧？是不是喝点酒？母亲洪亮的声音响起，侯海生赶紧起身，忙不迭地说，好的，妈，今天必须喝点，赶紧招呼服务员打开茅台酒。母亲又说，不是给我喝，你爸爸我喝，我一小杯就醉了。大家忍不住笑了，气氛一下子轻松了许多。侯海生给父亲倒了一小杯酒，郑重其事地说，爸，我敬您！侯海生一仰脖，一饮而尽。父亲同样一饮而尽。两个人喝得都很愉快。母亲的眼睛笑成了一条缝儿。

这一顿饭，终于全家人聚在一起，母亲也好多年没这么开心过了。说了不喝的，母亲还是几次抢过父亲手上的酒杯，硬生生地喝了三杯酒。前段时间因住院而苍白的脸庞，因为酒的滋润又变得红通通了。吃饭时还说了个好消息，侯海生和张宁这对连襟准备一起开便利店，地址都选好了，由张宁去经营。这是第一家，以后我们肯定要开第二家、第三家……张宁喝了几杯酒，豪言壮语地说。邱丽不由得碰了碰他，他才收住